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李桂女

上小学时,我体弱多病,请假是常事,李老师给我“加餐”也是常事。他还常会在帮我补习完功课之后送上一句“加油”为我鼓劲。

上中学时,我贪玩,课余喜欢和同学玩扑克、纸飞机。看到老师来了,就立刻装模作样地看书。老师多次“夸赞”：“你们要学闺女(我名字的谐音)学习,只有她在安静地看书。”这反向夸人,让我羞愧难当。

至今,大学时现代文学老师的话犹然在耳:“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是以心映照心,以情滋养情。”

后来,我也成了你。明白你的话语能让学生铭记于心,因为它们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你对教育的一片赤诚。“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你不是教

书匠,而是大先生。

初入教坛,我既紧张,又兴奋。想以跑步的姿态迎接未来,却“欲速则不达”。与我结对的王老师,面对顽皮的孩子,总是巴掌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他告诉我不要急,语迟为贵,课堂教学讲究稳,让我明白了刚中带柔,以柔克刚都是育人智慧。他要我写教育日记,把挫折、苦恼、反思、收获变成一页页文字。渐渐地我发现,这一天天的文字会言语,在悄悄地告诉我,使命在肩,要勤学笃行,育人先育己。

我理解了你,教书育人也是修身。有些孩子不服从家长的管教,但是老师的话很少不听。我提醒自己,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一言一行要给学生做好榜样。学生年少气盛,赛场上一球之

争、过道里不经意的一次相撞、随口而出的一句粗鄙之语都有可能爆发矛盾。遇到学生犯错,不要当面尖锐地批评,可以幽默地缓解情绪,而后关起门来听真实想法,解决问题。时间也是“老师”,它能教会学生读懂老师,像老师那样智慧地处理问题。而后,便可以在矛盾即将爆发之时,化解于无形。

我懂了,教书育人是润物无声。“一日之计在于晨。”当第一抹曙光照亮校园,书声就与朝阳赛跑起来。学生读书像茶壶里煮饺子,声音不出来,我便捧着书本,引领他们读,陪伴他们读,激励他们读。琅琅书声,如润物的春雨,滋养学生悄然成长。学生情况各异,课堂上有的“吃不了”,有的“吃不饱”,怎么办?”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因人而

异,授之以渔,伴着他们修行,让他们看到自身优点的同时知不足而奋进。

我学着像你,变成一束光。学生不自信,就寻找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并放大它,提振他们的精气神。在语文课上搭台子,演讲、作文、朗诵,给他们表现的机会。而后,鼓励他们登上更高的舞台,去遇见更好的自己。学生的心态像成绩一样,起伏不定,就给他们讲“荷花定律”。一个池塘,第一天开放一朵荷花,第二天开放的数量是前一天的两倍,以此类推,第三十天整个池塘开满了荷花,哪一天荷花开满半个池塘?语文老师教做数学题,教室里一片哗然,而后他们的眼睛亮了,明白了成功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厚积薄发的道理。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半生追求,依旧平凡,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唯有对学生的一片仁爱之心,对教育的纯粹忠诚。

有人说,师者如光,虽微致远。我想说,教育本就是一场守心自持、静待花开的修行。

作业本上的光

任学明

“俺娃是男孩,得早点起来下地!”常老师没急,慢声细语地说:“种地也得有文化啊,现在化肥怎么用,种子怎么选,不懂行可不行。”那人听了,没再说话,走了。

常老师抓教学是真严,也真有办法。写字、造句、朗读、背书、作文,一样不落,从头抓到尾。他讲课,深入浅出,讲得有意思,连最调皮的学生都爱听。谁上课走神,他就让谁站着听;谁打架,就罚谁扫地一星期;谁成绩跟不上,他周末叫到宿舍给补课。

有个同学连续几天上课打瞌睡,常老师没有责骂他,得知那孩子周日帮家里犁地,干到很晚,太累了,专门跑到学生家里去家访,劝说孩子父亲不能让孩子过度劳累而影响学习。

常老师的家就在五里外的邻村,可他很少回家,一年到头,地里的活几

乎全靠他媳妇一个人扛。她有怨言,说:“你心里只有学生,哪还有这个家?”常老师坐在炕沿上,低着头,一字一句地说:“咱家的地荒了,顶多少打几斗粮;可要是把学生荒了,那可是耽误一辈子的事情。”

后来我参加工作,提笔写文章的时候越来越多。每当我坐在灯下敲字,手指在键盘上跳动,眼前就浮现出那个冬天的早晨——炭火盆冒着烟,粉笔灰在阳光里飞,常老师站在讲台前,冲我点点头说:“今天这篇《众人拾柴火焰高》,要当范文念一念——学明同学,你站起来读一下。”

现在我的文章偶尔能在报纸上登出来。每次看到报纸上印着我的名字,我就忍不住想:要是常老师还在,他一定会戴上那副黄色边框的眼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然后笑着,冲我竖起大拇指。

那篇《众人拾柴火焰高》早就找不到了。

可我知道,它一直在我心里,亮着。



秋趣图

盛近摄

大泉山美名扬

牛俊林

在那晋北黄土高坡上
有一面水土治理红旗
名字就叫大泉山
故事写进了岁月长
精神在神州传扬

杏花如雪 松柏苍苍
梯田染绿了旧山岗
展览馆巍然立在山路旁
记录着岁月的风霜
红色教育的暖风吹进心房

一把锹 挖开黄土的倔强
一双手 种出满山的希望
艰苦奋斗初心彰
群众智慧力量强
誓把荒山变宝藏

大泉山啊 美名扬
水土保持谱华章
我爱你大泉山
你是奋斗的旗 开路的光
照亮我的胸膛

四位云啤人的故事

刘昌印

一脚踢中他的腰部,当场踢断两根肋骨。刘会住了医院后,家属哭着劝他“识点时务”,他却说:“为了公家财产不受损失,我挨打也值得。”

他对别人严,对自己和家人更严,他给家里立下规矩:“不能从厂里拿一瓶酒。”一天,一个亲戚急匆匆跑来,说家里来了稀客,街上买不到啤酒,想拿几瓶应急。刘会当面回绝:“厂里的酒谁也不能拿,你也不例外!”类似的事他不知顶回过多少次,亲戚朋友也得罪了不少。老刘却坦然一笑:“大家总有一天会谅解我的。”

有人说啤酒车间副主任是个“肥缺”,不愁吃不愁喝。可刘会从不以权谋私。一次,有个外地人托关系找到他,说:“你帮我买几箱啤酒,我拿一百元钱谢你。”刘会正色道:“同志,你看错人了,我不稀罕这钱。”

多少年来,刘会就这样踏踏实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那股“铁榔头”般的硬气,不仅砸碎了歪风邪气,更砸出了工人们的敬意,他连续两年被评为市劳动模范。

“管得宽”周来

周末1953年就在大同市酒厂参加工作,亲身见证了企业艰难创业的一年普

通酿酒工一步步成长为厂里的白酒大技师。他对酒厂感情深厚,谁不按规定制度办事,他总要说道说道,管上一管,工友们背后都叫他“管得宽”。

有一回,一个青年人比规定时间提前四五分钟就要把蒸酒的蒸锅拉出来出糟。老周一看,糟了!提前出糟就要少出酒,他立即上前制止:“不到规定时间,不能拉锅!”旁边有人打圆场:“就差四五分钟,少产不了几斤酒,这么大大个厂子,还差乎这点儿?”老周正色道:“甭说几斤,就是几两也不能浪费!”经他这么一说,小伙子心服口服了。

酿酒装甑是白酒蒸馏里“提香”最关键的一步。有一次,一个青年人装甑时操作不当,出现了穿甑(即装甑过程中出现跑气,跑掉的气冷却后就是酒),小青年慌了手脚,赶忙用麻袋去堵,结果堵了这头,误了那头。老周赶紧教他把气闸关小。小伙子心慌忙乱之中气冲冲地顶了一句:“与你无干,少管,后果由我负责!”老周斩钉截铁地说:“这不是你我个人的责任问题,是对工作负不负责任的问题,我就要管!”他边说边把气闸关小,用木棒将走气处堵住,及时处理了事故,为企业夺回了七八十斤酒。周围的人都为老周这股认真负责的劲头所感动,纷纷说:“管得好,管得好!”

在大同,云冈啤酒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它始于1968年大同市酒厂的两口大锅,土法上马,却酿出了几代人舌尖上的记忆。1973年,第一批“云冈”牌啤酒灌装上市,此后连续11年拿下全省啤酒质量品评会冠军。1997年5月,大同市酒厂改制为山西大同云冈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10月,这家企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回望这段岁月,不该被遗忘的不仅有云冈啤酒的口碑与荣光,还有那群被叫作“云啤人”的普通员工和值得尊敬的领头人,他们酿过酒,也酿过一座城市的底气。

爱厂如家的武吉祥

武吉祥是大同市酒厂的元老。大同市酒厂1952年建厂,次年一投产他便进厂当了工人。1979年,他任白酒车间主任,连续多年被评为市、局、厂劳动模范,全厂上下都说他是个“公而忘私、爱厂如家”的好党员。

说武吉祥爱厂如家,一点不为过。他当了白酒车间主任后,几乎把心都拴在了厂里,白天带领职工赶生产,晚上回家匆匆扒拉几口饭,又抬脚往厂里走,同事们笑称他是“业余安全保卫员”,因为他几乎天天在厂区巡查到深夜十二点才回家歇息。一个冬夜,他照例在厂区巡查,忽然瞥见财务科办公室窗口闪出火光,浓烟正往外涌。“失火了!”他一边大喊示警,一边奋力推开门,浓烟呛得睁不开眼,屋内火苗乱窜,他却顾不上多想,冲进去先把那只存有二十多年账本的大木箱子拼命拖了出

耿家兴却对他说:“咱家两间房,腾出一间给你做新房还不够?别跟着添乱了。”有同事劝他:“老耿,你风里来雨里去这些年,眼看快退休了,房子还这么挤,到底图个啥?”他答得坦然:“还有同志没房子住呢,咱哪能只顾自己宽敞。”

孩子们想拿几瓶酒送人情,他不许;孩子闹情绪,旁人劝他让一步,他却说:“咱们老了,更该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不能由着性子来。”

有一回,采购员反映:“现在都时兴请客送礼,不送酒,原料就买不回来。”耿家兴语气平和却坚定:“买不回来原料,也不能坏了党风!”

小女儿要结婚了,有人劝他:“你四个女儿,前三个都没办,这次怎么也该热闹一回,办得体面点。”他笑笑说:“这个风头,我不能出。”果然,婚礼那天,一个亲戚没请,一个朋友没叫,悄无声息地办了。

就是这样的一件件“小事”,让耿家兴在职工中赢得了口碑和赞誉。他的清贫,不是无奈,而是选择;他的严格,不是苛刻,而是风骨。正是这些点滴之间不改的操守,让人至今念念不忘。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